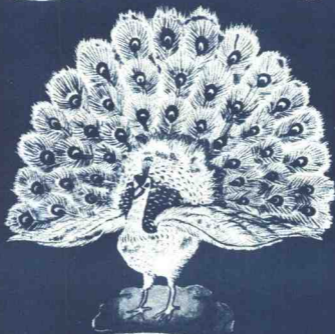


繡像小說



第六拾期

14672/0206

繡像小說第六十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菴

第四回 繡像

興工廠徒憑口舌

思殖民引起豪遊

活地獄

南亭亭長

第三十三回 繡像

鬧除夕烈燄沖天

入地獄奇寒徹骨

學究新談

吳蒙

第十一回 繡像

鬧義學夏楚施威

問魯疆春秋詰難

市聲

姬文

第十一回 繡像

王小興倒帳走南洋

陸桐山監工造北廠

月球殖民地小說

荒江釣叟

第三十三回 繡像

攜美眷游學廣寒宮

結奇緣賀喜美華廠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第二十一回

遭大難急中見智

出樊籠絕處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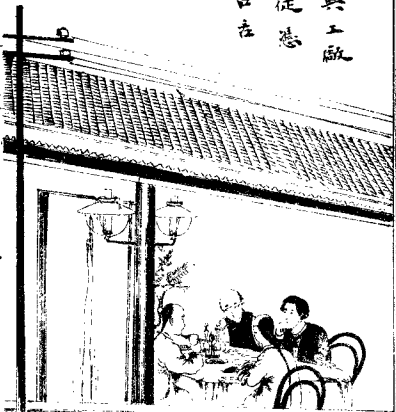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回

幸生還一家歡聚

遇盜劫孤艇飄流

新譯三疑案

興工廠
徒志
口在



世界進化史
第四卷
藝文

商務印書館印行

品香英法大茶

忠殖氏引
起豪游



第四回 興工廠徒憑口舌 思殖民引起豪遊

惶 菴

却說馮去邦正合莊來生談那工商會的事。可巧商會裏請他。只得作別而去。恩恩趕到商會。會長高鴻猷已在那裏久候。去邦見有一位外國裝束的華人。坐在一旁。鴻猷指着他道。這是美洲回來的工黨代表閔旅民兄。又指着去邦合旅民說道。這是工會副會長馮去邦先生。你二位各抒所見罷。去邦就合那西裝人作揖敘坐。一會兒工會裏的正會長甯波胡四先生。表字美華的來了。大家會議。去邦道。旅工不忘祖國。久客思歸。也是人情之常。只是偌大一箇中國。工廠有限幾箇。容不下這些工人。豈不被外人恥笑。旅民道。正是。我們遠涉重洋。也只爲本國沒事業做。拚着性命。冒險謀生。從前美洲人倒很招留我們。爲的是價廉耐苦。如今他們漸漸悟出侵佔了他們利益不少。所以想法纔禁止的。從今以後。美洲不是我們殖民的樂土了。只有回本國的一條道路。本國能容甚好。不能容。我們也當另投生路。再不然。聚死一處。也非善策。美華道。論理呢。中國閉塞多年。也該開通。既然大家知道工商上面的利益。就當努力做去。幾見

日用諸物。這許多年。還要仰給外國。儵然早早開了工廠。何至利源外溢。窮到這步田地。去邦道。這話也實在難講。鴻猷先生是商務場中第一等的開通人。今試請鴻猷先生。在上海開一箇大工廠。或是織布。或是製造玻璃等類。動須整百萬銀子。鴻猷先生肯做嗎。不是折本。便是閉歇。這般的影響。從前人已經嘗過滋味。沒得好效果的。想招股又是招不成功。人家入了股本。指望分利。弄到後來。不但利錢分文沒有。連本錢都討不回來。還敢再試麼。近年風氣漸漸開通。蘇州的紗廠。果然大獲其利。因此那開翁事事擴充。沒見敗象。我深望他永遠不拔。這纔是我們中國之福呢。這事原當國家保護。振興纔是。如何經商的大問題。化做了箇羣小人的利藪。依我說。中國是沒有後望的了。兵戰戰不過。商戰又不如人。一箇地球上。那裏是我們站腳的地方呢。鴻猷道。去翁的話。誠然。然而太激烈些。我們甯可當人家君子看待。不可當人家小人看待。爲什麼呢。當人家君子看待。他還有些望名譽之心。當人家小人看待。他便橫潰決裂。安心做小人的了。我們如今要各省開設工廠。還能不請教地方官長。合政府諸公麼。既然忍耐到今日。又值求教他們的時候。極應降氣平心。纔是兄弟的資本有限。這麼大舉動。一分子是做不來的。讓我去糾合同志。慢慢想法。儵然同志不應。只得去求官場。

等他們出頭去辦。較爲容易。旅民起身彎一彎腰道。既然如此煩難。要懇求官場開辦。倒不如在外國自由了。就此告別。鴻猷愕然詫異。去邦一把拉住道。旅翁爲甚要行。這是大家私議。還沒有一定辦法哩。旅民道。官場開起工廠來。薪工是要刻扣的。當該十塊錢一天。他一塊錢都給不到。事情是要做的。那不做事情單拿錢的人。這是合辦事人有點兒淵源的。不然。便是大帽子壓下來的。辛苦的人不見賞。懶惰的人不見罰。我們這一般人。雖說受過外國的虐待。然而弄來的錢是多的。文明的法律是習聞習見的。不能受野蠻的壓制的。如像這麼不公平。當時就要起鬧的。我是工黨代表人。將來鬧得兩邊不討好。縱然國家不問我的罪。還恐怕同類說話。沒面皮見他們呢。這是我願做的事。只得告辭了回去。去邦道。依旅翁的尊見。當怎樣呢。旅民道。愚見是想糾合平等的工商。大家開一箇利源。叫中國人有條活路走走。不至於盡投死路便了。如今實業上不發達。譬如十家百家。合住一處。都不做事業。有窮的。有本來富的。窮的喫富的。喫到後來。窮的先死。富的跟着他沒得喫。也是死。這是五歲孩子也懂得的道理。走遍天下都是一樣。沒錢騙有錢的。有錢的也在那裏去騙人。始終受了外國人的騙。不知不覺。錢都完了。不是同歸於盡嗎。看不得整千萬的富商。一朝跌敗下來。求爲農

大而不可得。我所以覺得中國是座冰山。靠不住的。說得高鴻猷胡美華馮去邦都毛骨悚然。佩服他的遠見。去邦道。斯密亞丹原富的道理。也不過這般親切。總之不統合大勢計算。國是立不來的。這事誠難一朝決議。待我們聯合同志。商量出一箇辦法。要是聯合得起固好。要是一盤散沙。依然聯合不來。便依了旅翁的話。另投生路便了。旅民道。這話果然當真。我便多住幾天。聽信罷了。當下散會。去邦記望着莊來生。趕回泰安棧去見他。誰知來生出去洗澡未回。去邦留下箇字。請他到振東學堂會面。只爲這幾日。沒到學堂考察功課。說不得到堂中。看視一番。查了人數不缺。又把他們中西文卷子。約畧翻閱一遍。就回公館。傍晚時分。來生方到。去邦道。我要算忙極的了。老朋友來了。也沒工夫細談。我們今晚總要談箇暢快纔好。老哥就請下榻弟處罷。來生道。只怕不便。去邦道。不妨。我這書房裏空着哩。來生最關心的是開工廠的事。不免問及於他。去邦便把合閩旅民提議的一篇話。敘述備細。來生擊桌歎道。確切不移。工黨裏面有這樣的明白人。國事尙有可爲。只可惜我們商人。果似一盤散沙。再也合不了羣。辦不成事的。辜負了他一片好意。去邦道。我雖答應他聯絡商人。只怕徒勞無益。來生道。不是這麼說。雖知事不易成。也要盡力做去。作與他們響應起來。也未可知。你想抵

約的事呢。起先也不過一二人創議。誰知深入人心。大家附和起來。他們美洲人。見我們有團體。也都喫驚。這回的事。只消演說得懇切。那怕商人不入彀麼。商人情願辦。政府自然獎成。政府是樂得夔箇現成的基業。又有什麼不願的。那班大小官府。還想從中取利。自然竭力贊成。老弟你這事能成了。是無窮的公德。你要竭力設法做去。去邦道。老哥勸我的話。誠然不錯。我要請你做箇來賓演說。協助兄弟則箇。來生答應了。去邦次日就發傳單。定於明日在工會裏演說。來生也到了。商工兩途的人。陸續而至。還有好些學界中人。來湊熱鬧。去邦就把華工情願回國的話敘說一番。又道。中國宜多開工廠。組織起這些工業來。免得利爲人攘。衆工商都拍手道是。莊來生道。提起這工業的事。大可心酸。中國古時工業是極講究的。只看周官攷工記。金木皮革。埴埴這些事。都能研究物理。精通算法。是何等細緻。卽如輪人爲輪。那一部車。經若干人分做。這就原富分功的道理。倘然工業自此發達。那汽船。汽車。早已出現。東西洋早已交通。我們黃種人。占了箇優勝之勢。豈不是好無奈。一班迂拘小儒。參不透海外有天的道理。不肯從古人制器尙象裏面。推闡出良法來。倒造出許多謠言。說什麼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又道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相率以機巧爲戒。不敢從而問津。豈不可歎。古時

工人有傳習所。孔子夏說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那肆必是他們的。陳列所也就是他們的傳習所。古時工人又各專精一藝。所說童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他們住在肆中一面學一面做。有了合羣的樂趣。況且國家重工有什麼日月試。竄。稱。事。鼓。勵。這班工人考驗他們學業的程度。給的工價何嘗會薄。自然看他本事如何。以爲高。下這些勤工法子。後來漸漸沒有了。把做工的打入下流社會裏去。道他是什麼手藝。人比商人又次了。幾箇等級。所以工人都不知道學問。一箇大字不識。只把那斧斤鑽鑿等類的成法演習起來。就要算做工人。所以士人商人都把工人看得越輕賤了。古時工倖魯班墨翟這一班人。削下做工的法子。何嘗不是絕大學問。都能著書立說。懂得算學理化重學力學。這些道理。自從西方汽機發明傳入中國。有些工人因見爲習學會了那些呆法。就當是一身衣食所在。不肯傳授於人。其見雖愚。其情可憫。如今工業漸漸的貴重起來。學堂也開了幾處。招人學藝。只可惜沒有好好的大工師教導。徒襲箇名目。學不到什麼實在的本領。工價也太廉贍。養不來工人的身家。所以中國工業要發達時。還早得很哩。美人虐待我們工人。是我們工人發達的基礎。既然感念這些惡果。就當發憤爲雄。我尤指望大有力的商家知道工人是商人的母財。沒工人就

做不成商業好好的多開幾箇大工廠收那最優的利益於後日這是正辦工人也當改悔從前腐敗的情形研究些實在的學問預備受用那十塊八塊錢一天的薪工我國實業庶乎日盛一日我今天這番議論不是空說的就要諸君承認了好照我這一番話振興起來願的舉手便了說罷大家舉手去邦就讓及怎樣設工業學校怎樣開廠的事衆商人面面相覷沒有人肯盡義務的內中只一位富商挺身答道我捐十萬銀子先開一箇工業學堂衆人舉目觀時原來就是吳子富大衆噤口沒言去邦連忙延他上坐書名半响沒第二箇人開口只得散會去邦來生子富合美洲回來的閩族民同到一品香番菜館喫飯旅民道今天演說尙且鼓動不起中國的商情可以知道的了來生先生弟是最佩服的我們另想別的法子罷去邦道只愁沒法可想子富道我早有開工業學堂的意思只是組織煩難已經做工的人是箇定質不能再叫他們改圖的了只好栽培後進的人然而要請教員也是不容易的旅民道請外國教員的事交給我。要辦儀器我也可以効勞。只這是一部分的事於現在大局還少影響於我們華工更不關事。來生若有所思半响不語去邦道我看華工回國也不是件好事爲什麼呢。人家只指望別國去殖民我們却只指望喫本國的飯物力是有限的多一人。

剝。削。便。銷。竭。一。分。除。非。真。能。開。出。利。源。不。然。是。絲。毫。無。益。來。生。拍。案。道。我。正。在。這。裏。轉。這。箇。念。頭。也。不。願。意。他。們。回。來。只。沒。有。好。好。的。一。片。殖。民。地。又。且。我。們。出。去。的。人。除。却。辛。苦。耐。勞。沒。有。別。的。本。領。國。力。又。不。濟。事。保。護。不。來。他。們。流。寓。外。邦。終。非。長。久。之。計。旅。民。道。自。從。西。人。哥。倫。布。探。地。後。他。們。殖。民。的。思。想。發。達。都。以。冒。險。進。取。爲。主。意。雖。然。如。此。地。球。那。般。大。海。洲。沙。渚。難。道。沒。有。長。落。我。們。是。安。坐。家。中。不。去。游。歷。罷。了。要。探。險。繼。幽。作。興。也。得。了。一。片。殖。民。地。來。生。站。起。身。來。道。這。論。最。通。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天
天
冲
夕
烈
閉
除



入地獄
奇寒
徹骨



活地獄卷之七

南亭亭長著

願雨樓加評

第三十三回

鬧除夕烈燄沖天

入地獄奇寒徹骨

話說浙江湖州府底下有箇泗安鎮。雖比不上四大名鎮。却也有二三千戶人家。那泗安鎮在萬山之中。出產却甚富饒。就是煤柴兩項。一年也有若干銀子。鎮上的百姓。大半是靠着這兩項營生的。那年大年三十。家家都在敬神。爆竹的聲音。徹於遠近。忽然半天裏紅光發現。就這紅光裏。夾着一片哭喊之聲。大家纔知道走了水。打聽來。打聽去。說是城隍廟間壁一條銜堂裏。有座小飯店。飯店裏夫妻兩口。連着一箇夥計。共是三箇人。不知如何起的火。道言未了。那火更着得凶了。剛剛北風大作。火趁着風的勢。呼呼價響。大家都說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只怕要燒過街來。一霎時只見許多人擱着箱子。捲着鋪蓋。跌跌踉踉的直衝過來。還有些人敲着鑼。擡着水龍。挽着笆斗。趕過去救火。不多一會。一聲吆喝。兩箇夜役。幾隊火把燈籠。後面帶着十來箇撓鈎手。當中這位。一雙鼠目。八字燕鬚。戴着紅纓帽子。穿着馬褂。和開氣袍子。足下靴子。這人便是泗安鎮

上的巡檢司大老爺。大家都說好了好了。官來了。帶着撓鉤手來了。這火便救得下了。巡檢司大老爺。到得火燒場上。轟散了閒人。遠遠地擺下一張皮踏子。巡檢老爺坐下。吩咐救火。那些撓鉤手等不到吩咐。早已趕上前去。拆椽子的拆椽子。拆牆頭的拆牆頭。把火路隔斷了。火便漸漸的低下去。水龍上不住的澆水。澆的只是冒白煙。大家把心放下。說幸虧這們一下子。不然還了得。巡檢司大老爺看救滅了火。便吩咐差役去查誰家起的火。差役奉命去了。霎時鎖了一箇人過來。一箇把這人牽着。一箇上前來回大老爺的話。說火是興隆飯店裏起的。老板叫做王長勝。夫妻兩口子。火起後不知去向。這是夥計叫做朱四。請大老爺問他就是。巡檢司大老爺點點頭。衆人便吆喝着。朱四跪下。朱四生平沒有見過官面的。伏在地下。篩糠般的抖。巡檢司大老爺問你是叫朱四麼。朱四回答正是。又問火可是你店裏起的。是怎樣起的火。快快的講來。朱四哆嗦了半日。纔說道。小人不知道。小人不知道。巡檢司大老爺便罵混帳。火在你店裏起。你有什麼不知道的。明明是狡賴。掌嘴。纔說得一句。早有一箇差役。拿出皮掌子。一手揪住了朱四的頭。一三三四五的打了五箇嘴巴。早打得朱四殺豬價般的喊。差役們又催他快說。朱四道。小人實實不知道。巡檢司大老爺喝道。再打。衆人又吆喝了一

聲。朱四聽見又要打了。忙喊小人說就是。小人說就是。因為今天晚上。東家過年過完了年。把豬頭三牲羹好了。喫年夜飯。小人多喝了幾杯酒。回到後披裏睡下。睡下了發了酒寒。身上不住的打戰。又爬起來走到竈下。搬了一捆稻柴。引着了火。烤了一烤。誰知道身上暖了。酒上來了。糊裏糊塗一輪就躺着了。這披裏就起了火。等到小人被煙薰到鼻孔裏。薰醒了。睜眼一看。火已上了椽子了。小的急得六神無主。挾着衣服。就跑了出來了。這是實話。總要求大老爺開恩。巡檢司大老爺聽了。哼的冷笑了一笑。吩咐帶回去。這邊差役過來把朱四牽糊猴一樣牽了就走。火場上火已息了。看的人紛紛散去。巡檢司大老爺打道回衙。朱四被差人牽了跟在後面。一路上腳不點地的走。朱四此時就和上斷頭臺一樣。早已面無人色。那天晚上。北風又大。等到到巡檢司衙門裏。差不多凍都要凍癩了。及至進了衙門之後。朱四睜眼一望。上上下下。燈燭輝煌。巡檢司大老爺坐在堂上。吩咐把火頭朱四。暫時看管起來。可憐朱四。喫了嚇。受了痛。於今還要把他關在柵欄裏。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兩箇差人。一箇叫張升的。把柵欄上的鎖鎖好了。嘴裏咕咕囔囔的罵道。好好的放着年不過。是要犯賤上這裏來。連累咱忙了半夜。這是那裏的晦氣。罵畢自去。朱四蹲在柵欄裏。聽聽外面。喧嘩不絕。裏面

連油燈都沒一盞。摸摸地下。冰涼挺硬的。坐又坐不下。睡又睡不下。只好懸空吊在那裏。正在那裏愁歎。忽然眼前一亮。一箇差役叫王貴的。照了一盞燈籠。隔着柵欄問道。朱四。你這死囚犯。你家裏有什麼人沒有。朱四有聲無氣的回答道。我就是一箇身體。我的爺娘在紹興呢。王貴道。你難道朋友都沒有麼。快快說給我聽。我去央告他們。叫他們鬪幾箇錢。和你打點打點。把你保出去。朱四道。我雖有朋友。都是和我一樣窮的。況且。今天是大年三十晚上。他們還帳都來不及。還來顧我嗎。大爺。你可憐見的。行箇好罷。替老爺說說。放我出去。王貴冷笑道。好輕鬆的話。放你出去。你知道你身上犯着什麼罪名。就是要保出去。也得大大的費箇幾十塊錢呢。朱四大驚失色道。我一年工錢。不過八吊。我那裏來幾十塊錢呢。這不是要了我的命嗎。王貴道。很好很好。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說着便出去了。不多一會。天亮了。衙門裏放爆竹。開財門。大老爺起來拜喜神方。出行。又有許多鄉下紳衿。前來拜年。把箇巡檢司大老爺忙了大半天。三十晚上。爲着守歲。沒有合過眼。早早的就睡了。朱四在柵欄裏。耗了一天一夜。餓得肚子裏怪叫。到了初二。張升和王貴來了。開了鎖。問他打定主意沒有。朱四更是有聲沒氣。連話都說不出了。張升王貴大怒道。你還裝腔麼。好好。好好。一面說。張升就跑了出去了。

朱四一會覺得脚底同刀子刺的一樣痛。正在昏昏沉沉的時候。這一下子倒醒了。原來張升跑出去檢頂厚的冰。像方磚一樣的檢了兩塊。把朱四的草鞋去掉了。捨了他的辮子。把他站在冰上。這一下子真難熬。古人說的奇寒徹骨。就是這般光景。看官你們試想一想。朱四受了一天一夜的餓。還禁得住這一下子麼。早已是兩眼一插。死過去了。王貴慌了手脚。連忙把朱四扶着放倒在地下。張升埋怨他道。你把他弄死了。你擔當得起麼。王貴一聲不響。又跑了出去。拿進一碗薑湯來。搗開了朱四的牙齒。灌了半日。纔把朱四灌醒過來。王貴這纔放下了心。張升又做神做鬼的吆喝了朱四幾句。仍舊把柵欄門鎖好。走出去了。却上去回巡檢司大老爺。說帶回的火頭朱四。連一箇親屬都沒有。休說別的了。請大老爺打他幾十板子。放他去罷。巡檢道胡說。大年初二。怎樣動刑。既如此。你們出去。招呼朱四鄉鄰人等。具箇公稟。把他保出去罷。他倆又回道。火頭朱四。把東家的房屋燒了。連累鄉鄰喫了驚嚇。於今恨他不過。還肯具公稟保他出去麼。巡檢想了一想。便道。叫他隨便找箇保人罷。他倆得了這句話。照着去辦。好容易找來找去。一箇和朱四同過事的。現在在廣大煤鋪裏當夥計。平日和朱四還說得來。便由他具了一張保狀。把朱四保出去。可憐朱四。已是七死八活的了。放出來之

後。找着東家。東家歇了他的生意。朱四無路可走。就投河死了。正是。

屋漏偏逢連夜雨

船低又遇打頭風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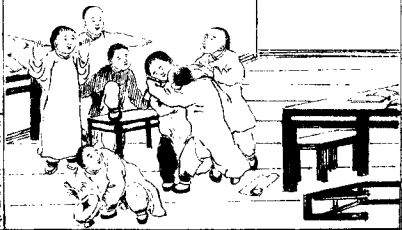
用冰墊在犯人足下。奇寒徹骨。此種毒刑。真是想入非非。某年蘇府府監有以此刑待犯人者。作者雖耳食之。嘗謂釋家有寒冰地獄之說。度亦不之過也。

朱四何不幸而罹此火劫。又何不幸而遭此冰刑。易經有曰水火既濟。朱四買賣竟占此爻。一笑。

一巡檢也得威風。至於如此。諺云山中無老虎。猴子也稱王。可歎。前半回寫火着光景。絕有條理。不同泛填亂砌者。

謝義學
夏楚交
施

孝弟力田
作訓



問答春風話



第十一回 關義學夏楚施威 問魯疆春秋詰難

吳蒙

却就吳叔重聽了魯子輸的話。喜道。原來舊學也有用處。我只道是永錮終身的了。子輸道。我正思集合海內通人。編一種各科完全的教課書出來。只是沒有這麼一注大資本。仲時道。我們學會裏辦得到的。就只請不着人。子輸道。那時下的編輯諸君。富於新理。疎於舊學。至如守舊先生。又眼光太短。我們要編輯教課書時。總須新舊合參。另外請人總校。參酌去取方好。仲時唯唯答應。次日。仰西回拜仲時。同到議事廳。早已發過傳單。有些會中人一併到齊。仰西提議起學區的辦法。大眾拍手贊成。仰西就請諸人公舉總理及幹事人員。會衆都舉仰西。仰西辭道。弟有學堂之責。脫卸不來。另舉別人罷。大家便舉子輸。原來子輸雖然初入學會。却是學界裏人聞名仰慕的多。當下又舉了幾位幹事員。定議後散會。子輸只得又回杭州。認真辦起學區來。這箇風聲傳到四鄉。有些教書先生。鼎沸起來了。內中單表無是鄉。有一位貴紳。姓黎名興富。表字多田。從前一晌出仕。做過河南開封府知府。遇着黃河決口。辦過工程。很賺了一筆銀子。

後來罷任回家。享了幾年老福。不幸去世。夫人陳氏。膝下只一箇兒子。年方八歲。陳氏夫人。想起丈夫做了一輩子的官。賺盡百姓的錢。難免有些造孽。不如替他做些義舉。消消罪過。就會齊了他請的幾位管帳先生。收租先生。商議這事。叫他們每月從一千銀子內。提出一百銀子。每年從一千擔米內。提出一百擔米。做義舉。那米是賑濟貧民。那銀子是開設義學。不到半年。義學的房子造好了。要請四位先生。收四十箇學生。原來無是鄉讀書人很多。都說錢塘江口。一道支河。那水迴環淪來。其清見底。風水甚好。所以出秀。那秀才是不消說。每年要中三四箇哩。只是文風雖盛。先生的價值甚廉。二十吊大錢一年。已經算是美館。秀才們聽說黎府上開了義學。要請四位先生。大家雀躍起來。轉着幾箇灣。都去說項。誰知黎府請先生。却是內東作主。只爲薦先生的人。來得多了。簿子上都記了名號。大約有箇幾十位光景。陳夫人本是箇閨中通品。不免買弄才能。要考他們一考。考取的纔聘他做先生。這句話傳出去。衆秀才合童生們求館的。都願應考。陳夫人請了四位管帳先生。充當什麼點名監場。就在自己那三間大廳上。擺齊桌椅。他却面前掛了軟簾監試。到了這天。各秀才童生紛紛入場。高聲應名。領了卷子。依次入座。隔了好一會。題紙下來。問耒耕作於何時。試詳言其製。大家看過題。

目一齊發呆。閣筆看看。日色斜西。纔交下一本卷子。直到天光漸漸的黑暗下來。這纔紛紛完場。還有三位先生。上堂求給蠟燭。陳夫人沒有想到例不繼續這條考規。說不得叫人買了三支大蠟燭。他這三人真不識趣。直鬧到二更多天。纔把卷子打開。有直筆注寫的。有的半天題目寫完。筆又閣下了。陳夫人等得不耐煩。自回上房睡覺。那四位監場先生。急了又催道。先生們。外面已打過三更了。也好完卷了。內中一位先生道。我們在鄉試場裏。不到天明。也不肯草率了事。所以每次出房。你們是外行。那裏知道考試的規矩。四人沒得話說。只得打盹等候。一覺醒來。東方發亮。見他們三位先生。還在那裏振筆直書哩。一會兒太陽已到屋脊。三人方纔陸續交卷。好容易靜場。陳夫人先看童生卷子。有說耒耜就是萊蕪。冬天的最甜。有說耒耜就是來甫。會唱山歌。看了幾本。都是如此。於是重新看那些秀才們的。都知道耒耜是田器。班班可考。恰恰四本卷子。知道耒耜是神農所作。其製俟考。陳夫人細細加圈。記下這四人姓名。一箇是蔣洛如。一箇是沈耕餘。一箇是韓硯生。一箇是楊書城。發出案去。取這四人做了義學裏的先生。外面諱傳。陳夫人眼睛是瞎的。怎麼取了這般不通的人。都有不願送兒子到義學去讀書的。誰知義學又有了章程出來。却有一頓午飯喫。於是大家又紛紛的送

兒子進來。這時蔣沈韓楊四位先生。把學生揀擇些安靜些的。收足了額。請東家選定日子開學。陳夫人在檀香木的書箱裏。找出兩本玉匣記。還有一本萬年曆。兩下對看。恰好明天就是開日。又不犯什麼上兀下兀。傳出話去。四先生遵教。果然也有一桌開學酒。請先生。每年是三十吊大錢束脩。學生分爲四處讀書。韓先生年紀最老。坐在館裏。不大肯出去。其餘蔣沈楊三位先生。實在坐不住。起先還上半日課。教學生認幾箇字。後來是領到了春季束脩。手裏撒潑起來。可巧村東戒庵裏。遇了一位風水先生。姓葉名效郭。表字子瓊。很喜頑牌。蔣沈楊三位先生。合他莫逆。夜裏就是一局。直到四更天纔肯歇手。不免住在庵中。還要合尼姑湊湊趣兒。久後尼姑也來入局。更有興頭了。把義學裏的學生。忘在九霄雲外了。韓先生偶然見面。勸道。三位既就了館。須要當件事情做。你們天天不到館裏。學生吵得利害。只少把房子拆掉。鬧得我這書房裏的學生。都認不來字。不是誤人子弟嗎。人家都罵做先生的。要下十九層地獄。這可要被人家罵了。洛如道。我們雖然曠功。只是教他們的時候。也很認真。你老先生只教他們認字。又不講解。他們那裏會明白。這麼說來。誰是誤人子弟。韓先生大怒道。你講解甚麼。只怕是夢裏的事。也犯不着對了真人說假話。這樣混攪。我是要告知東家的。三人

聽說他要告訴東家。方纔有點害怕。只得忍氣各回書房。總算學生倒楣。只要書稍微生點。就是一頓打。還有些打錯的。學生也會不服道。我們好好的在這裏認字。爲甚麼要挨打。洛如道。我出去是作興的。你們就該安靜些在館裏認字。爲什麼吵鬧。惹得韓先生發話。學生這纔明白。結下了韓先生的仇恨。等他們三人出門之後。三十箇人一齊走到韓先生書房裏。嚷道。我們頑我們的。干你甚事。你告訴我們先生。大家挨打。今天我們來報仇哩。內中有箇年紀大些的。出主意道。我們拔掉他的鬍子罷。大家蜂擁上去。誰知韓先生練過八段筋。力氣甚大。一手一箇。如捉小雞。只把他們一擋。二十多箇人一齊跌倒。爬起來往外便跑。那手裏捨着的兩箇人。哀哀啼哭求饒。韓先生罵道。你們這班小賊子。敢來無禮。等我活活的處死你們。這回便饒了你。我去合東家說話。二人脫身鼠竄而去。韓先生氣極了。決計告那三位先生一狀。找黎府的管帳先生。都沒找着。只得罷了。他自己的學生。被他天天拘在書房裏。只認四箇塊頭字。都認不來。動不動要罰跪打屁股。怕這位先生。合小鬼怕閻王一般。恨這位先生。合犯人恨禁子一樣。可巧韓先生爲着他前妻生忌。放館回去。學生纔同遇赦一般。大家跳下書桌。商議怎麼頑法。有一位十五歲姓余的學生。生性最笨。屢被韓先生罰跪打板子的。懷恨

更深。早已想定了主意。懲治這位韓先生。就是不得閒隙。好容易遇着這箇機會。怎肯饒他過去。聽得大家要去頑耍。他便道。你們不知道先生的利害麼。他雖然出去了。一會兒躲進書房查點起來。包管打箇滿堂紅。幾箇頑皮學生道。我們不怕。皮膚是打出老繭來了。膝骨是跪軟了。不痛的。隨他怎樣罷。我們都禁得起。只天天悶在這箇監牢裏就要命了。快出去頑耍。余學生道。唉。你們只知今兒一天的頑耍。不知道算計箇長久頑耍的法子。衆學生道。怎樣便能長長頑耍呢。余生道。我有箇法子。我們先生喜的是撒溺。一夜總要撒三四場溺。你看他那便壺。是放號定燒的宜興窯紫沙壺。我只把來鑽他一箇小孔。叫他弄得滿牀尿。自然天天回去睡覺。不敢再住在書房裏了。那時我們豈不好頑麼。大家拍手道。這話不錯。我們就去買針。余學生道。豈敢。針是有在這裏。言下把針取出。原來上面還有兩根繩子絞着。像木匠用的舞鑽一般。大家詫異。余學生道。鑽是我來鑽。只是先生問起來。大家只推不知。隨他怎樣打。不可招認是我的。大家答應。余學生又道。我們做了這樁壞事。今兒不好出書房門一步。儘管在書房裏頑耍。聽得先生來時。坐在桌上認字便了。大家也答應了。果然余學生把他先生的便壺。左鑽右鑽。鑽成一箇小孔。然後替他安放好了。頑耍多時。聽得外面脚步聲響。大家

入座認字。韓先生果然回來了。見學生齊齊坐在那裏認字。心中甚喜。忖道。我的法令果然能叫學生遵守。倒也罷了。到得晚間。睡足一覺。老毛病發作。要撒溺了。取那把宜興窯燒的紫砂泥便壺來用。一場溺沒撒完。滿牀精溼。哎喲一聲。便叫館中僕役。恰好都在睡夢裏。那箇來理他。韓先生沒法。只得尿淋淋的爬起來。把汗巾拭去尿痕。穿好衣褲。其時正是隆冬天氣。凍得三十六箇牙齒打戰有聲。要想收拾再睡。那裏收拾得乾淨。原來他這一覺。睡得工夫太久。兩場溺併做一場。越覺得溼透重裘。忖道。我這溺壺。是結實不過的。用了十幾年。沒漏。這回怎麼漏起來。只怕是學生促狹使計害我的。想罷。便去提溺壺來看。只見滲漏淋漓。臭氣觸鼻。只得罷了。韓先生半夜沒睡。次早喚起僕人。把被鋪捲出去曬。一會兒學生來了。見牀上被鋪捲掉。知道那話兒驗了。大家擠眉弄眼。只不敢笑出來。余學生也來。暗地歡喜。只粧做沒事人一般。臉兒越覺認真。韓先生看出他們的神氣。忽然高聲罵道。你們這班捉狹鬼。敢鑽漏我的便壺。大家擡起眼睛望他。都說不知道。余學生只管認字。并不回答。韓先生便取一根粗厚的戒尺在手。走到余學生桌前。一把抓住道。你好你好。不由分說。把捺在地。扯下褲子。一陣亂撲。打得余生兩腳亂蹬。哭道。我犯的什麼罪。韓先生道。你爲什麼鑽漏我的便壺。余學

生哭道。我不敢。先生自己沒留心。一定是把湯撒在外面了。韓先生道。糊說。如今便壺底。還在那裏漏。你還敢抵賴麼。余學生極口呼冤。韓先生只是打。打得他哭叫不出聲。這纔罷手。是晚。韓先生依舊住在館裏。晚間四場滿。不敢再用便壺。只得場場披衣起來撒。倒底年紀大些。受了風寒。有些微寒微熱。四肢攤軟。只得僱一部小車子回家養病。學生這纔暢所欲爲的頑了。年終放館時。韓先生知道這館處不來的。只得辭了。那蔣沈楊三箇先生。在外面賭錢。被陳夫人知道。也一齊辭卻。另外請人。蔣洛如脫了館。千方百計。找覓不到館地。幸虧姊丈家裏。有三百畝地。兒子九歲。想請位先生替他開蒙認字。聽說這位內弟脫館。請他去暫課兒子。言明一年六吊大錢。喫東家的飯。蔣先生雖然就過關館。現今無路可投。也只好將就得幾文錢。喫飯的了。外甥倒不難教。一天能認兩箇方塊字。蔣先生教書有箇定評。叫做虎頭蛇尾。開首是又認真。又利害。學生見得他可怕。以後便一天鬆似一天。脚步散了。又酷好頑牌。但是從前三十吊大錢一年。何等闊綽。如今弄得一吊多錢一季。那裏夠輪。幾場游和下來。不但束脩輪完。倒欠了二三四吊。追得利害。就想一箇沒出息的主意。做些不乾不淨的事兒。被他姊丈看出破綻。又辭了他的館。這纔弄得沒路投奔了。再說黎府義學。另外請了四位先生。

却都未曾考取。是從城裏請來。都是有名望的秀才。果然功課好得多了。那些學生認字已多。便教他們讀百家姓千字文。幼學須知等類的書。一天到晚的課讀。很是認真。陳夫人打聽得功課尙好。就把兒子也附在裏面讀書。原來他兒子孔名慧官。經陳夫人自己教他讀書。也讀會四書的了。到得義學裏來。陸先生教他讀詩經。却不講解。慧官道。這雉鳩是什麼東西。先生道。是一隻鳥。慧官道。什麼鳥。先生道。是王雉。慧官道。這王雉是什麼樣子。先生怒道。你問得太不通了。書上又沒說出這鳥的樣子來。叫我如何回答。慧官道。先生既讀過詩經。應該知道的。那論語上不是說的嗎。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先生如何不記得呢。陸先生第一天上課。就碰了他這箇頂子。以後被慧官時時問難。陸先生只不則聲。慧官下課回家。告訴他母親道。這義學裏的先生。我不要跟他念書。陳氏問爲什麼。慧官道。他不講書。問他也不則聲。這書是白念的。有甚麼用處。陳氏沒法。只得叫他在自家自課。只因經書的文理深了。自己也教不上來。就託人到處延請先生。好容易訪着一位名師。是考取策論第一名入泮的胡先生。到館開課。却能夠講解。打聽得從前陸先生教詩經。時被學生難倒。他便改用了左傳來教。慧官問道。春秋說是魯史。這魯國是周公的兒子伯禽所封。我都知道。只是這魯國地方在那裏呢。

胡先生道。在如今山東曲阜縣。慧生道。怎麼大的一片地呢。胡先生道。從前只見方百里。後來吞并了小國。地便大了。慧生道。孟子說的今魯方百里者五。便是這箇說法麼。陸先生道。正是。慧生道。當這隱公時。魯國的地東邊到那裏。西邊到那裏。南邊到那裏。北邊到那裏。先生替學生講講看。胡先生聽了目瞪口呆。半晌方答道。你問的是疆域。另外有書。將來讀通了。我便把這書給你看。就明白了。慧生道。不是這麼說。先生既然有書。爲什麼不抄下這節。講到魯國的疆域。便拿他做證據。豈不明白些。爲什麼要等學生自己看費了許多工夫。胡先生笑道。你話也是。但則如今先生教書。像我這般。已是十分細到。別人那裏講得到這些呢。慧生道。先生的講書。學生是極佩服的。義學裏的陸先生。連詩經上的雉鳩。都解說不來。只是像先生這麼講法。再加之證據。學生就更信服了。前番聽得人說。有位魯先生。派人到各鄉開辦學堂。據說這學堂的教法最好。不管甚麼書。都有圖畫。叫人一望便知。而且都有實在的證據。叫人信得過的。胡先生道。這話真的麼。慧生道。千真萬真。這是我母舅前天下鄉來講的。胡先生甚是躊躇。無心再講下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市

王 小
興 倒
帳 走
洋 南

餘

第 一 回



商務印書館印行

陸桐
山監工
造北廠



姬文

第十一回 王小興倒帳走南洋 陸桐山監工造北廠

却說王小興聽得他姊丈要盤他的貨。稽核他的存款。不免喫了一驚。忖道。我幸虧鏹上賺錢。把這虧空彌補了。要是鏹上折了本。這便兩敗俱傷了。當下徐徐答道。姊丈說到這句話。足見疼顧我。橫豎我沒一些兒虧空。姊丈儘管查考便了。次日。伯廉叫衆夥計把存的茶葉查點一番。果然合符。又到莊上核對存款。也沒一毫弊病。伯廉合莊上另立了摺子。叫小興要使錢買貨時。到自己那裏取錢。却加了他十吊錢一月的薪俸。以下的夥計也都加了一吊兩吊不等。衆夥計大喜道。幸虧吳子誠來一鬧。倒鬧得我們好了。獨有小興心裏老大不樂。暗道。被他這麼一來。我銀錢經手不活動了。所靠的是還有二千塊錢在手裏。仍舊去找着張過生想做金鏹。過生道。如今鏹價極高。做不得的。小興掃興而歸。自此不敢出去亂鬧。守着幾箇薪俸。合那二千塊錢過日子。約摸也耐守了三箇多月。爾臧伯訥過生季符。都合他疎遠了。小興靜極思動。那天跑到麻雀總會。只見甯波捕客胡三。蘇州辦貨的水客祝心如。杭州綢緞莊上的馬繡儂。都在

那裏見小興來了。起身相迎道。好極。我們想成一局。三缺一。你來得正好。我們就此上局便了。小興道。什麼碼子。心知道。我們太大了。也犯不着。五十塊一底罷。胡三道。要打牌。總要一百塊頭。少了也沒意思。小興道。那是不敢奉陪。我只好碰二十塊一底的。老三道。你也太小氣了。也罷。我橫豎沒事。陪你們湊箇趣兒。只是打橫是應該有的。小興不知道甚麼叫做打橫。隨便答應下來了。四人入局。第一付便是小興的莊。老三面前橫了三根籌碼。小興要掀牌看時。心知道。你的橫子呢。小興道。甚麼叫做橫子。心知道。你只看我們拿出幾根籌碼。你也拿出幾根籌碼。擺在面前。你和我。把三家的籌碼都擄了去。不和把自己的面前的籌碼送給人。本來的輸贏另算。小興睜眼一觀。果然三家面前都擺列着三根籌碼。一算下來。三三見九。二九一十八元。暗道不好。我冒冒失失答應了他。誰知這般利害。比一百塊頭的碼子都大了。雖然上當。然而檯面上是坍不得臺的。只得悶着氣打下去。偏偏連和了幾付。收了幾十塊錢的碼子。最後一付。掀起來就是九張萬子。小興就做一色。上家便是心如。扣了一張孤七萬。不肯放下。小興聽得是四七萬。四萬是碰出了。還剩一張牌。七萬桌上未見。以為拿穩要和。誰知下家發張九條。胡老三把牌一攤。端端正正一付清一色。尤妙在一三四五條。都是三張暗

的。又名對對和。三十二加上四和。三翻共是二百八十八和。三根橫子。也要三擡。可巧又是他的莊。小興一下子就去了五六十塊。贏頭吐出。還貼輸了二十來塊。小興急得汗如雨下。只得把帽子探了下來。一會兒。胡三連和幾付。小興又是賠了好些。匯過五付碼子。自此氣餒了。接連輸下去。四圈碰完。已經輸到一百二十塊錢。大家要接碰四圈。小興也想翻本。就再入局。誰知越輸越多。結下帳來。共輸到二百八十三塊錢。小興只得付了五十塊錢鈔票。以下再算。次日。又約他們林黛雲家喫了一擡花酒。好在積下的薪俸。還够開銷。只是做露水的念頭。更加上了勁了。找到了爾臧伯訥。問起煤油行情。倒還湊巧跌了。小興便喝了五千廳。誰知愈跌愈甚。小興把二千塊錢。通都用完。就要脫空混日子了。到伯廉那裏支錢。又支不到。小興想出一箇法子。頂了天新的名。在幾處莊上。借着一萬八千銀子。把來做露水。連連折本。已經浮了支借的數。小興急得沒路可走。就打了一箇沒出息主意。把店裏現在的款子。一齊捲了箇空。連夜趁船。逃到香港去了。伯廉還不知道。天新的夥計。見小興一去不來。討債的來了好些人。只得告知伯廉。伯廉到店一查。大喫一驚。竟被他捲去了幾千銀子。莊上都來逼債。伯廉一看。都是天新字號的摺子。伯廉不認帳。閣不住平日合他們都有來往。而且都有存

款。在他們莊上。莊上把來輕輕扣掉。伯廉無可如何。只得着在天新夥計身上要錢。一箇箇送到巡捕房裏管押審問。他們辨得清清楚楚。都沒餘罪。一齊放出。伯廉核算起來。單這天新。就折到四萬多銀子。無奈只得把店收歇。原來伯廉做的買賣。四處折本。看看撐持不下。想到李伯正辦的機器織綢南北兩廠。正要開張。還是去找他。比這茶棧的買賣活動些。抽空去找陸桐山。桐山不見他。這時桐山已得了李伯正的寵用。派了織綢北廠的總辦。只爲從前分紅上面。喫了伯廉的虧。這時所以拒絕不見。伯廉見這條路走不進。又去找到范慕蠡。慕蠡接見道。伯翁一响得意。我們許久不見了。伯廉道。將就混混罷了。沒甚得意。慕翁發財麼。慕蠡道。我只爲那回做繭子。冒了險。刻刻擔心。不敢再做別的買賣。倒是伯正來拼我股分。開一箇造玻璃廠。一箇造紙廠。一箇製糖公司。我入了十萬銀子的股本。伯廉道。製糖我倒是內行。從前結交了幾位外國人。知道他們蘿蔔糖的做法。慕蠡冷笑道。伯正開這箇公司。用的都是外國人。本沒有中國人能製得來糖的。伯廉被他打斷了話頭。搭越着辭別而出。忖道。人是窮不得的。我從前有本錢的時候。他們這些富翁。都當我朋友看待。那些不三不四的買賣人。巴結我還巴結不上。如今雖然折本。還沒到一敗塗地的時候。他們神氣。已迥乎兩樣了。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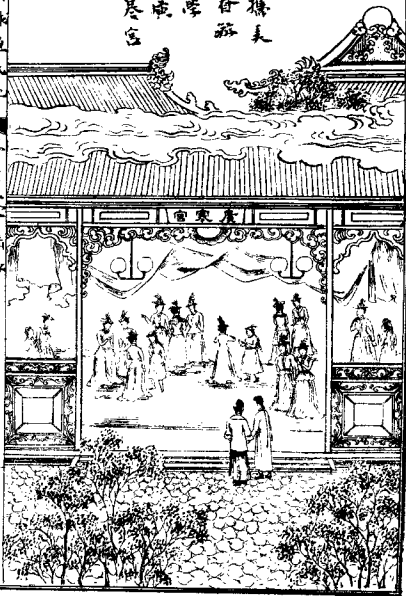
蠢呢怪不得。他是共慣了李伯正這種大人物。做許多維新的買賣。看不起我們這班倒楣人。也是分所當然。只可恨桐山那箇促狹鬼。從前在我手裏過日子。我是看同事分上。并沒欺他。一般分給他若干銀子。他不感激我。倒不肯見我。我見他的馬車。還放在門口。分明人在家裏。他們偏說出去了。只不過靠着李伯正。得了箇織綢廠的總辦。就看不起朋友。真正令人可氣。轉念一想。道。我也是伯正的舊友。替他收過繭子。爲什麼不徑去拜他。何苦受這班小人的氣。常言道。閻王好見。小鬼難當。我要找到了主人翁。他派我辦一樁兩樁的事兒。他們倒要來巴結我了。打定主意。又道。且慢。我空手而去。是見不着的。當下換了一身新製的衣履。捏着十塊錢的門包。僱了馬車。到李伯正公館裏。原來李伯正在虹口造了一所房子。家眷都住在上海。伯廉馬車到他門口。門丁擋住。伯廉取出拜帖。袖統裏。一封洋錢。送給門丁。那門丁姓余名升。是伯正得用的人。年紀不過五十多歲。很老實的。再兼伯正吩咐過。不准受人家分毫的門包。他那裏敢收伯廉的十塊錢。當下拿這一封洋錢。儘着推還伯廉。伯廉道。這不算什麼。是我送你老人家喫杯酒的。余升道。我們大人吩咐過。受了人家一箇錢。就要趕出大門。錢老爺沒見門上貼的條子麼。伯廉細看。果然有張條子。戒諭門丁。不准留難來賓。不與

通報。伯廉大喜道。既然如此。就煩你老人家通報進去。說我錢某求見。余升接帖在手。進去多時。出來回道。大人今天點驗工人。沒得工夫見客。請錢老爺明天午後來罷。伯廉只得回棧。次日。飯後又去。余升領他到了三間花廳裏坐着。伯廉細看這屋裏的陳設。都是上等貴重物事。還有些不識名的器具。大約是外洋來的。不一會。伯正踱出花廳。伯廉磕下頭去。伯正灣腰拉起道。老兄。就是替我兄弟收過繭子的麼。伯廉應道。正是。伯正道。老兄收的繭子甚好。兄弟正盼老兄來談談。爲甚多時不來。伯廉道。只爲四先生叫在茶棧裏辦事。沒得空兒過來。如今茶棧買賣清淡了許多。特來叩見的。伯正又欲開言。却見一箇門丁領了一班工人來了。都是短衣窄袖。粗蠢的人。伯正只得起身。請他們一一坐了。有箇工頭道。大人造這箇織造廠。原是規矩規矩的事。況且大人給的工價。講明是十足的錢。如今陸老爺發出來。打了一箇八扣。衆工人不服。今天一齊不做了。伯正道。這還了得。你們不要去。我去叫他來。當面質對罷了。說完。一疊連聲叫請陸師爺。伯廉此時。正中下懷。忖道。這時不下手。更待何時。便顯着屁股湊近伯正身。前低聲稟道。那陸桐山兄。本不是純正人。從前收繭子的時候。他叫晚生扣繭客箇九五。晚生不肯。爲什麼呢。人家將本求利。原該論價給錢。從中扣人家的九五。不是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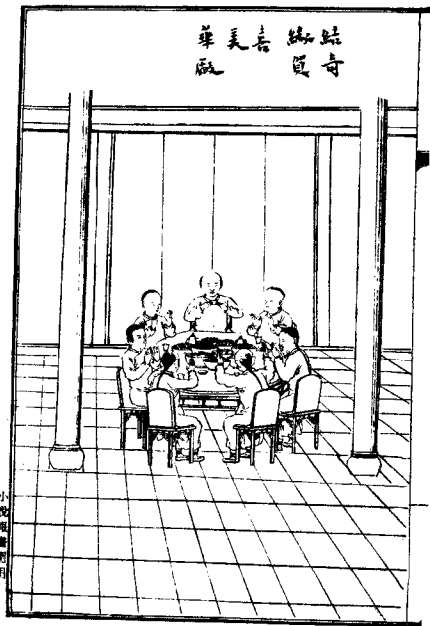
了東家的名頭麼。我們中國的商人。被這般惡夥。鬧得太利害了。晚生向來痛恨的。所以再不效尤。大人的明見。晚生收繭子。是一絲一毫不苟的。伯正信以爲然道。桐山既然如此。我辭了他。就請你接辦這箇織綢廠。你可辦得來。伯廉大喜。請了一箇安道謝。一會兒陸桐山來了。見自己廠裏的工人在此。又見上面坐着一位錢伯廉。心上暗道。不好。我今兒完給了。冤家路窄。偏偏他在這裏。只得硬着頭皮。走上去見李伯正。請了一箇安。一旁站立。伯正生性厚道。請他坐下說道。請吾兄來。非爲別事。只因工人來告吾兄扣了他們的工錢。應該兩下質證。誰曲誰直。桐山臉上漲得通紅。半晌答道。晚生不是無故扣他的錢。只因他們躲懶。一天只做半天的工。晚生看不過去。所以扣箇八折。原想來回明大人。誰知他們倒先到此。衆工人大怒道。我們八點鐘做工起。直到晚上方歇。如何算是躲懶。你何時看見我們只做半天工。你天天住在公館裏。馬車出進。喫館子。逛窯子。也沒見你到過廠房一次。偏生會造這些謠言。騙得過李大人。如何騙得過我們呢。伯廉道。造廠房須要包工纔好。伯正道。可不是。我原說要包工。桐山兄說不包的好。他有甚麼督工的法子。原來爲扣八折地步。桐山道。這分明是工人聽了錢伯廉的指使。合晚生爲難。伯正道。桐山兄不可亂說。伯廉是在茶棧裏。他因久沒合我

會面。今天特來閒談。他不知道我們造什麼廠房。如今我倒要託他接你的手了。爲什麼呢。你既合工人鬧得不合式。倒不如換箇人辦辦。將來開廠。再來請教你罷。桐山面色。頓時如灰。沒得話說。歇了半天。久坐無味。方纔辭別出去。伯正就請伯廉領了工人。到工廠裏去做工。伯正又寫了一張條子。飭人到帳房裏按數給伯廉支款應用。伯廉大喜。領着工人辭別出門。誰知正遇着桐山迎面攔住不放。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携美
春遊
學
廣
寒宮



結 綸 喜 美 華
奇 貞 啟



月球殖民地小說

荒江釣叟著

第三十三回

攜美眷游學廣寒宮

結奇緣賀喜美華廠

却說濮玉環和瑪利亞。被女流氓拉住不放。教他賠車。濮玉環從衣袋裏掏出一箇金鎊。交那女流氓。女流氓見他的金鎊出得容易。大聲說道。我這車是沒用的了。一齊兒都賣與你們。你們故意攔阻我的路。把我的事都耽誤許多。我和你們誓不不休。濮玉環道。你車子並沒弄壞。一箇金鎊也算是陪箇小心了。你還要怎樣呢。女流氓道。我不須你們陪小心。只要還我的車價。我這車是從美國定造的。總共三百多鎊呢。正在苦苦的糾纏。來了一箇巡捕。濮玉環告訴了當下情節。女流氓向那巡捕兜一箇眼光。巡捕便做好做歹。勸濮玉環添了四五鎊。女流氓纔丟開了手。嘴裏還咕囔着叫屈。濮玉環也不和他分辨。同瑪利亞運上了氣球。瑪利亞瞧了玉太郎的病。說這病須擊開腦殼。方可醫治。我這裏沒這副器具。趕到孟買。請哈老先生一看便好。濮姑娘不必焦慮。一路講。一路已開足機輪。到孟買醫院落下。瑪利亞親自下球。請了哈老。賈西依正拿着一本書。在哈老座前請問那用藥的法子。聽得玉太郎有病。陪着哈老一同看玉太

那只見玉太郎呆呆坐着。像木偶一般。哈老診了病。掏出藥水。用水節打進了鼻孔。玉太郎登時閉着眼睛。白子安幫着扶上牀。賈西依捧着面盆。伺候哈老。哈老振起了精神。拔出七寸長的匕首。從腦袋上開了一箇大窟窿。用藥水拂拭了三五次。在面盆裏洗出多少紫血。揩抹淨了。合起攏來。立刻間已照常平復。再用藥水向他鼻子尖頭上。一點。忽聽得哎喲一聲。玉太郎已從牀上躍起。見得衆人圍着他。他却用手一揮。向衆人講道。這裏係光明世界。你們醒醒世界裏的人物。爲什麼也到這裏來呀。濮玉環聽他講的都是糊塗話。不由得哭聲大作。拉着玉太郎的手。顫微微的說道。你是箇聰明人。怎糊塗到這般模樣。一陣哭。把滿球上的人都弄得心鼻悲酸。五中無主。玉太郎驚地驚醒道。你們都在這裏煩惱什麼。白子安把他病後情形。說與他聽了。他纔恍然大悟。勸住濮玉環的哭聲。謝了哈老。問賈西依現在學問有無長進。哈老道。這位賈兄天資很好。但他有種專做門面的毛病。倘若去了。學問定然長進呢。賈西依聽了老師搶白。不敢開口。側着身子。紅着臉兒。真正是哭笑不得。玉太郎又把開化荒島的事。叮囑了哈老。哈老和賈西依仍回到醫院。瑪利亞也下球到石蘭街去了。白子安回到藥房。濮玉環挽着玉太郎的手。到臥室坐下。問起病原。玉太郎一一告知。並道。我爲那月裏

飛球的事。一時間神經擾亂。彷彿自己身子。已經跟到月中。見得許多的學校裏面。真正是人才濟濟。如山如海的一般。便是本地球的中西大哲學家。大科學家。也在那面游學呢。後來到了一箇所在。他門前係萬株玉樹。孔翠翱翔。我徘徊樹下。聽那孔翠的鳴聲。不由得心神俱蕩。動起思鄉的念頭。乘風飄蕩。飄落在一箇洋海中間。波浪掀天。覺得呼吸都十分不快。只見迎面走來一位老者。鬚鬚過膝。手執雲幡。幡上寫的是混沌地主四箇大金字。那老者指着這四字。向我說道。你這廝爲何這般的蠢蠢。丟却那光明世界不住。却來這混沌世界。做什麼勾當。說罷將雲幡一麾。麾出無數的長鯨大鱷。張着那吞舟的大嘴。直撲前來。我便盡力狂奔。奔到一片極廣闊的大陸。驚魂纔定。又來着許多的毒禽猛獸。漫山蔽野。沒一處不是那鋸牙鉤爪。圍繞得十分緊密。那時呼天無路。入地無門。想到美國是本地地上最文明的國度。不如逕到那邊。苟延殘喘。剛要舉脚。忽然前番的那位老者。攔住去路。大聲說道。你這廝怎這般恍惚。既然到了煩惱界裏。爲何不安受煩惱。你想逃到美國。你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呢。我被他一句提醒。擡頭一看。原來前面就是美國的議院。上面插着一面大美國的花旗。花旗下面聽得一片呵啞的聲音。彷彿那萬雷齊放。大海潮翻。那四面却堆着沒量數的白骨。老者

指着白骨。笑嘻嘻的向我道。你既要到這裏湊數。莫說你是箇客民。就是這裏的主人翁。也是要捱受苦楚的呀。我聽他講這幾句話。不由得火上心頭。氣如泉湧。拔出寶劍。迎那老者劈面一下。不料那老者漾起雲幡。飛來一箇霹靂。將我猛擊。登時風雷四起。飄飄蕩蕩。依舊到了月中。我正滿腔的喜歡。猛覺鼻尖上像針刺一般。揉眼一看。誰知道還是一夢。濮玉環道。你且安睡罷。莫又激動了腦筋呢。這文明進化的事。雖然要勇猛前進。但不可過於勇猛。弄壞着身體。算來不是進步。反是退步呀。說着。便蓋上絨毯安睡了。睡到次日的晌午。兩人纔慢慢醒來。丫鬟送上面湯。梳洗已畢。機器匠已在外面伺候。問開球的方向。玉太郎吩咐開到鳳飛崖。剛到崖前。齊巧那遁軒老人。從石鏡出來。手裏拿着一封書信。拆開信封。却是龍鳳兩人的留別詩。讀了幾遍。心下狐疑。問老人這信何來。老人道。老夫今天偶然高興。從蘭花澗底附石上巖。不料到了巖中。這天然的洞府。已被你們無端的鑿破。纔到洞口。劈面又遇着一羣氣球。這封信是一箇姓龍的交與老夫。老夫還有一事相求。望將這鑿破的傷痕。重新修好。免得這洞府中間。容受那外間的濁氣。你們是願不願呢。玉太郎道。這箇自然應命。但有一言相問。那姓龍的現往何處去了。老人道。係由氣球直往天空去的。聽說是要到月中。老夫却癩

得細問。玉太郎道。老先生爲何不同去呢。老人道。一切世界。無非幻界。我受了這幻界的圈套。還不夠。又到別樣幻界幹甚呢。說着。便折回原路。仍從蘭花澗下了飄飄廬。這裏玉太郎聽着老人說話。很有道理。一路沉吟。和濮玉環轉下石坡。只見那些丁役。正在橡皮屋內嘈雜。兩人進了屋。纔各自散開。玉太郎問龍孟華等何往。阿蓮回道。龍老爺和着他的太太老爺。都乘着氣球。說是到月裏讀書去呢。吩咐我們將什物看管。交與老爺。不料他們爭着要分。我和阿桂呼喝不住呢。玉太郎道。那氣球是甚時復來的。阿蓮道。是今天早上來的。玉太郎埋怨着濮玉環道。爲甚昨夜不趕緊開機。落後了幾句鐘。便無緣到月中游學。你道可惜不可惜。濮玉環也是這般想。無可奈何。相對着太息。立定了主意。便在巖前開了製造廠。研究這氣球離地的道理。同白子安商量。白子安說這事不便長久奉陪。醫院裏還有未了的勾當。賤內不久又須分娩呢。濮玉環道。魚拉伍不久便到。既是白先生有事。我也想回家一走。並且開了製造廠。也須採辦些物件。添募幾箇工人呀。玉太郎點頭稱是。當晚便將石鏡崖補好。趁曉開球。到了美華公司門首。停球落下。門外排列着幾十輛馬車。人聲喧鬧。裏面笙簫管笛。音韻悠揚。你道爲何。原來包恢宇和石辣紅素有嚙臂之盟。包恢宇爲的前妻貞烈。矢志不再娶妻。

石辣紅却情願做箇偏房。生死和包恢宇一處。包恢宇起初還不答應。後來漸漸心說軟了。出了十萬鎊的身價。迎石辣紅進門。這日正是喜期。大家都來前恭賀。獨有李安武生性剛強。不甚滿意。因他不是纈絃。只算娶妾。不便阻擋。不來給他道喜。當下玉濮兩人。和白子安知道這事。各備了一分賀禮。入了喜筵。濮心齋問起龍孟華的事來。玉太郎細細的告了一遍。濮心齋喜歡的了不得。打德律風告與李安武。李安武忙乘馬車到公司相見。包恢宇一見了李安武。臉上很露着慚愧的氣色。李安武心直口快。當場說道。不是愚兄少禮。我想起令夫人那般節烈。雙龍刀下。至今仍念念不忘。所以不會趨賀。休得見怪。石姑娘願做偏房。自是天生的情種。天生的一段嘉話。却也難怪於你。愚兄只得改日再賀了。包恢宇本來敬服李安武。聽了這番話。臉上一紅一白的。五色無主。連聲答應道。李先生的吩咐。謹當銘心。李安武道。休怪愚兄嘴直。俺李安武是心上有什麼。嘴上便講什麼的。你這事已算得盡情盡禮了。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不須這樣的忸怩不安。便是愚兄處到老弟的局境。也須納寵。一來傳宗接代。二來也解客中的愁悶。便滿斟了一杯酒。遞包恢宇道。老弟且滿飲這一杯。一半算壓驚。一半算道喜罷。包恢宇聽得這幾句話。爽快得異常。便滿飲了一杯。到別座去了。李安武問

明了詳細原由。半信半疑的向黃通伯說道。黃先生你看這事如何。黃通伯道。這事並沒甚奇怪。但是我們世界內。將來必受一番的大變動呢。因講出許多變動的道理。李安武不住的點頭稱是。正在講得興致淋漓。忽然巡捕房裏撞着警鐘。知道外面有了火警。大家凝神細聽。數那鐘點。確在海南大學堂一帶。出門一望。但見煙燄沖天。公署裏的執事。箇箇都驚慌得很。前來報信。怕的學堂有些關礙。正是。

人向月中空盼望。禍從天外又飛來。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三十三回終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著

第二十一回 遭大難急中見智 出樊籠絕處逢生

却說掉下來時候。那箇快比上去的時候加幾倍。幾乎連我的氣都斷了。忽然間像被一樣東西很很的一撞。就停住了。那箇聲音比尼亞嘎拉地方的大瀑布還要響。我在黑地裏一點兒也看不見。後來慢慢的匣子升上來。稍微看的見點兒亮光。纔曉得掉在海裏頭。因為我的匣子上下四旁都用鐵板幫鑲。我又坐在裏頭。勢必很重的。所以掉在水裏有五英尺多深。半天纔漂了起來。我想必定是那隻鷹。啣着我的匣子高飛的時候。被別隻鷹看見。就拚命的追他。要想分他嘴裏啣的東西。那箇鷹也是箇貪得無厭的。怎麼肯把到嘴的食。讓給別人呢。一定兩下爭鬪起來。鬪的時候。嘴裏啣的東西不能牢穩。所以我的匣子就掉了下來。不幾乎送了我的命嗎。幸虧匣子底下都用鐵板襯着。所以掉下來時候。很平穩。不至於翻身。這就是格致學問裏頭所說的重心在下。可免顛倒的道理了。而且底下既有鐵板。自然結實。所以也不至於跌散。不然很高的東西。掉在水面上。必定要破碎了。現在一無損傷。連門槽也沒有壞。因為匣

汗漫游 第二十一回

六十二 中國商務印書館印行

子上各處鬪箭的地方。都結實非常。所以雖然掉在水裏。水却不能滲進去。就是滲進去。也有限的很。不過匣子裏頭的空氣。太少了些。不夠供我的呼吸。我覺得氣悶的很。想把匣子頂上的一扇窗子推開。放點兒空氣進來。就從吊牀上爬起來。用力把窗子一推。推開來之後。不料非但空氣進來。就連海裏的水。也都從這兒灌進來。咳。我這又沒有地方逃命了。碰見這樣急難的時候。我又未免想起果姆特克力克來了。因爲我和他頂合式。自從我到了他們國裏頭。他一直是照應我。可是他在宮裏頭。也算沾我的光。現在把我丟了。他一定是又愁又怕。拿什麼話去回覆王后呢。料想他日後在宮裏的享用。也必定要漸漸的減少了。我現在在患難之中。他也不能救我。到這裏。我怎麼能夠不哭呢。又想要是海裏的浪頭打了來。就可以把我的匣子打翻。果真的打翻了。我的性命。就活不成了。不但這箇。就是匣子頂上的玻璃窗。有一扇打碎。也就不活了。因爲海水都要從這兒灌進來。那是一定淹死的。我趕緊把窗子關上。却見匣子裏還有水灌進來。就揩乾了眼淚。四下裏去尋。纔知道由小窟窿裏灌進來的。雖然這箇窟窿不很大。我能夠設法堵的住。叫水不要進來。但是水的力量很大。恐怕攔不住。細想倒不如挖開天窗。自己坐在匣子頂上。順水飄去。總可以多活得幾點鐘。就是不

能也比悶在裏面稍爲爽快點。萬一有人看見也可以來救我。或是飄到了近岸的地方。我可以用泅水的本事救自己的命。但是天窗只有一尺見方。身子那裏出得去。只好抵莊着冷死餓死罷了。我在這箇當兒。足足的悶了有四點鐘之久。正在無法可施。看官可還記得我的匣子上。本來有兩箇大圈。拿皮條穿進去。可以綁在車子上。馬上或是拴在人身。以便帶來帶去。凡是出門的時候。都是這樣辦法。這是他們防備我的法子。也未嘗不爲保護我起見。現在我正在乾着急的時候。忽然間聽見一聲響。好像有人拿鈎子勾住匣子上的圈。朝前拖的光景。只覺得海裏的浪頭越大。就像山一箇樣。往匣子頂上直漫過去。裏頭非常黑暗。料想這番我的性命一定難保了。但自古道人急計生。到了沒奈何的時候。我總不肯不想活命的方法。如今我只好拚命的做去。竭力爬起。找着鑽子。旋開椅子脚的螺絲釘。因爲釘的很結實。用了多少氣力。方纔旋開。旋開了。便拿這張椅子。放在窗隙近處。我立上椅子。對準窗隙。用盡平生氣力。放聲喊救。又將我平生所學的幾國說話。掉換着大喊救命。要想叫不論什麼地方的人聽見了。都懂得我的話。可以前來救我。喊了半天。氣力用盡。喉嚨都啞了。還不見有人來救。也再喊不動了。只好拿起我的手巾。拴在一根棍上。從窗戶洞裏伸出去。舉得高。

高的。在海面上幌來幌去。想不論有什麼船經過。要是看見了。知道有人沉在水裏。還沒有死。必定前來打撈。我就可以遇着救星了。誰知道這箇法子。試了多少時候。也沒有效驗。身體已經乏極了。又沒有喫的東西。肚子裏餓的很。只是頭暈。眼巴巴的望人來救。也再想不出別的法子。這箇時候。我的匣子。仍是望前的一直拖過去。大約有一點多鐘。又覺得那箇圈子上。不曉得被什麼東西很很的一撞。我嚇得心驚膽戰。恐怕撞在石頭上。便成了齏粉。而且匣子搖動。比前更甚。正不知什麼緣故。不多時。忽又聽得匣頂上一聲響。好像是一根錨練。套住了匣頂上圈子的聲音。便慢慢的拖上水來。我趕緊用力舉着棍子上的手巾亂幌。嘴裏大喊。當時聽見有人接應的聲音。那心裏的歡喜。真不同尋常。便覺得有人踏在我的匣頂。在這箇窗戶洞口。大喊着問道。你是那裏的人。快快說來。我聽見他說英國話。我就用英國話答道。我是英國人。不幸沉在海裏。請你們就把匣子拿起來。救我性命。我是英國人。快些請你搭救我罷。他們答道。你不要發急。我們自然救你出來。原來我的匣子。已拖到他們的船邊上。只聽得在那裏叫匠人出來。似乎要拆開我這匣子。我又說道。這用不着匠人的。只要請你們拿住頂上的圈。提上船去就好了。他們七手八脚的。果然把匣子吊上了船。替我開了門。我

脫離苦海。又出樊籠。只見一簇人圍着。恍恍惚惚。都是些極矮小的。一箇箇搶先來問我的來歷。這一句那一句的。我也聽不周全。回答不及。祇因我在大人國裏住久了。開口出來。聲音依舊格外響亮。水手們聽了。似乎發狂。無不大笑。但我已習慣。也不自覺了。亂了一陣。我便啓問船主。現在什麼地方。就有人引我到一間小艙裏去見了。原來這船主。名湯梅司威而可克。是血六林省的人。天性仁愛。見我非常疲軟。不能久坐。并且神色不定。便囑咐我到他房裏。先躺在他的牀上。休息一刻。我心上聖念着我那匣子裏的許多東西。要是丟掉了。也很覺得可惜。況且那一張吊牀。兩把椅子。一張桌子。還有房間裏的那些裝飾。四面牆上都用絲綢裱糊的。更捨不得丟掉。就對船主一一說知。請把那些東西。叫水手送了進來。那船主聽了。心裏雖未免疑我說謊。却仍舊依着我的話。叫幾箇水手。到我那箇匣子裏去看。我便沉沉睡着。一會兒。像還是在大人國裏。一會兒。又像是逃難的光景。種種亂夢顛倒。不久就醒了。醒了之後。隨即起來走走。倒也並不東倒西歪的。我知道自己身體。稍微可以復原。不像早一會兒。動也不能動。差不多像箇死人一般了。那時候已經晚上八點鐘。船主吩咐立刻替我備辦晚餐。因爲他知道我已許久沒有喫飯。這也可以算得體貼週到了。在我面前講話。並沒有

誇口之詞。和前後矛盾的言語。當下只有我們兩人。坐在一處。他要盤問我始終的事跡。便先開口道。你爲什麼在這隻匣子裏。飄到這箇地方。今天中上十二點鐘的時候。我從窗戶裏頭遠遠望見一樣東西。好像船上的篷一樣。等到嚕們的船漸漸走近了。我纔知道並不是船上的篷。又猜不出是什麼來。立刻叫幾名水手。放一隻小舢板去。查察究竟是什麼東西。這些水手回來道。是一間小屋子。浮在水裏。我便疑心。天下沒有小屋子。可以浮在水面的道理。就親自坐了舢板。帶幾名水手。吩咐他們帶一根粗的錨練。那時天氣很好。一些風也沒有。我起頭見了那隻匣子。也辨不出是什麼東西。後來仔細一看。你的匣子上。有幾扇玻璃窗。窗外有鐵絲的格子。匣頂上還有兩箇圈子。我便吩咐水手。將錨練套住圈子。拖到嚕們的船旁邊。細看你的手巾。拴在棍子上。纔知道裏頭有人。把你救出來。剛纔我出去。已經把那隻匣子裏的許多東西。叫人都取了出來。不過那些傢伙。被水手們拆壞了些。所以那隻匣子四面上下。都有損傷。本來吊在嚕們船邊上。如今錨練一鬆。竟沉下去了。他一邊談論。便有兩三箇水手。走了進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汗漫游第二十一回終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著

第二十二回

幸生還一家歡聚

遇盜劫孤艇飄流

却說我聽了船主這些話。就回問道。你們看見我的那匣子的時候。可曾看見半空中有大鳥飛過去沒有呢。大家想了一會兒。有一箇水手答道。那時只看見有三隻鷹朝北飛去。至於那鷹的大小。却實在沒有留意。我想那三隻鷹必定飛的很高。所以他們不能辨出鷹的大小。并且他們也都不懂我問的意思。我又問船主道。照你看來。當時我的匣子。被鷹銜著飛的時候。離地有多少里數呢。他答道。據我細細想起來。大約離地有一百里。我想他必定算錯了。大約不過只有四五十里。因為我離了平地。升在空中。通共只有兩點鐘的工夫。就掉在海裏了。正要再說。船主攔住道。你不要多講了。快到房裏去歇歇罷。原來他恐怕我辛苦極了。有傷身體。我答道。我自從得你搭救。上得船來。又承你格外的照顧。心裏一快。因此身體。頓覺舒服。和尋常一樣哩。船主聽了。忽然正色對我道。你必定是犯了一件極大的罪名。所以那國王拿你關在匣子裏。丟下海去。沒有食物給你。等你自己餓死。以代極刑。如今俺既已把你救起。也不來細問。

你。但是僭們這隻船。到了第一處口岸。你就趕緊上岸。聽你自便罷了。我一聽此言。很覺沒趣。皆因我對他們講的事情。實在生成的蹊蹺。也怪不得他們。疑心到我是一箇罪犯。我便對船主道。請你不必多疑。待我把這一件事的根由。細細告訴你一番。你就可以知道我是怎麼樣的人了。於是就把我自從離開英國。直到如今。所有一切經過的事情。都說了出來。他見我說得事事都有着落。便回過心來。可見他也很慈心。很有學問。並不是什麼薄待我的意思。我又請他叫水手。搬過我的東西來。我就拿鑰匙。當着船主的面前。打開箱子。把裏面各種奇怪的東西。一樣一樣的給他看。都是在大人國裏的時候。私自搜聚的。內中有一隻木梳。是那國王梳鬚用的。又有一根大指甲。大小和木梳相仿。正好用來搔背。還有四根蜜蜂的刺。好像鐵釘一般。再有一隻戒指。是那王后給我的。那圈口的大。也不用我說了。順手就轉送給船主。當做禮物。船主却竭力推辭。不肯收下。我又拿出一粒穀來。和我們英國碾吞地方出產的蘋菓一般大。後來我回到英國。把這一粒穀。中心挖空。做成了一隻碗。裝在銀匣子裏。算箇寶玩。這且不提。再說那時我又拿出我的褲子。在大人國裏做的。給他們一看。都是用老鼠皮做成的。就可以知道大人國的老鼠。也是很大的了。船主看看一應物件。都不肯受。單看

見了一箇大牙。神色之間。似乎歡喜。我就雙手送他。一面對他講這箇牙的來由。是從前在大人國宮裏。有一箇用人時常牙痛。請醫生去醫治。不料這醫生。真是庸醫。竟拿他的牙。硬拔掉了。那箇人回來。很覺痛苦。我便將他的牙洗乾淨了。收在自己箱子裏。所以如今還在這兒。船主聽了。微微一笑。他又勸我道。你日後到了本國。可將你所游的地方。所經過的事情。樣樣記出來。著成一書。叫衆人知道些外面的情形也好。我答道。從前那些游歷的筆記。真也不少。不過都不很着實。但講些不經的事。討看書人的喜歡罷了。我如今心裏想做一部書。專講這箇國裏。出產怎樣。人情風俗怎樣。各種動物植物。和別處是怎樣的分別。原原本本的講出來。方纔和前人的不同呢。船主聽了。很以爲是。囑咐我回到英國。可要趕緊的做出來。真是一件有益於人的事情。他又接着道。還有一句話。俺要問你。爲什麼你說起話來。把聲音這樣大喊。可是大人國裏都是聾子嗎。我答道。這也有一箇講究。大人國裏的人。說起話來。隆隆的好像雷聲。比我們吶喊。還要響幾倍。他們既然聽慣了高的聲音。像你們這樣說話。他們那裏聽得來呢。因此我同他們講話。初時很費氣力。後來漸漸喊慣了。如今到了這裏。自己也不覺得。不過聽你們講話這樣輕。有好許多都聽不清楚罷了。船主聽了。不覺大笑。看看酒

喫過了。船主叫搬晚飯來。不一時。桌上擺滿了。我看見了。不由得好笑。却被船主瞧見。便問道。這也奇了。你爲什麼這樣好笑呢。我聽他一問。更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隔了一會兒。我笑住了。說道。我看見桌上放着的大碗盤子。好像只有銅錢一般大小。那些食物。給我一人喫還不夠。還要兩三箇人來喫。這那裏能飽。說罷又笑。船主也大笑道。我也曉得你的意思。你一晌在大人國裏。看慣了他們喫的很多。所以看我們喫的東西。覺得很少了。其實你的食量。也很有限。這不過是你眼睜兒看大了。所以口出大言。想要壓倒僂們罷了。大家又笑了一回。纔各自安歇不提。却說這幾天海裏風平浪靜。我們的船。一直向英吉利進發。經過牛荷蘭和好望角的口岸。凡到了通商碼頭。都停船上岸去販些貨物。買些食物藥品。和一切日用的物件。所以每達到了一箇商埠。總要耽擱兩三天。我在船上。足足住了九箇月有零。纔到英國。正是一千七百零六年六月三日。我們的船。到了派刺墨斯碼頭。我便把所有的東西。一齊收拾好了。先交與船主。請他替我照應。然後取些銀錢送他。他再三不受。說道。你連遭這樣的苦境。俺豈忍受你的銀錢。況且僂們。同是本國人。你有患難。俺理該助你。何必把錢送俺呢。我聽他這番話。只好把銀子收起。別了船主上岸。雇了一匹馬。騎着一直向家裏走去。我雖在

外國住了許多時候。看看路上的房屋林木。都和當初差不多。不過自己恍惚如入夢境。不知是真是假。一路到家。只見大門關着。便下馬敲了幾下。出來一箇僕人開了門。見我先呆了一呆。轉身跑進去。不一時。我的妻子也迎了出來。見我回家。又驚又喜。彼此行了箇抱見禮。子女們也一箇一箇都接見了。我一時悲喜交集。自己竟說不出一句話來。心上是千言萬語。也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只是默默的走進裏面坐定。一家的人四面陪着。先問我回來的。情形。我檢要緊的。約畧回答他們。又告訴他們。那話都說得東一句。西一句。大家聽了。又問我夾着又問家裏的事情。談了許多時候。大家纔有些明白。我自從回家以後。闔家歡聚。真是說不盡的天倫之樂。我的妻子便時常勸我。不要再出外了。這兩次遭險。總算死裏逃生。以後不如安坐在家裏。豈不快活些嗎。我也很以爲然。但是在家裏住了幾天。竟把從前落難的光景。一概忘記。看看住在家裏。也沒有什麼趣味。頓時游興勃發。把妻子的說話。全然不顧。自己又整理行裝。預備再飄海出去。看官。我經了這許多患難。旁人必以爲我從此不敢出去。豈知我生來這箇性情。偷然就此藏在家鄉。不敢冒險。豈不自己挫了銳氣嗎。不過今番飄海出去。比上次不同。我自從搭了便船到家。隔了七八天。有一箇故友名勞賓生。威廉。到我家裏來。

訪我。原來勞賓生威廉。這人很有錢財。他有一隻大船。可以載重三百噸。從前也很喜歡飄海。我就在他船上。充過醫生。他很同我要好。竟把我看待得和弟兄一般。現在他曉得我已經回家。特地來敘一敘故舊的情分。這一天到了我家裏。見我出外多少時候。仍舊安然無恙。歡喜得了不得。當天敘了一日。他即便回去。後來時時來找我。有一天。到我家裏。談起飄海的事情。他說這兩箇月以內。他有事要到印度去一過。但是他船裏沒有醫生。仍舊要請我去。因我閱歷很深。情願出雙倍的薪俸送我。并且說明。一定另眼看待。我也素來曉得他。是很講交誼的。所以我便應許了。本來我心裏。爲因沒有能夠徧游地球。雖然喫了前番那些辛苦。總不肯就此罷手。況且我正是年富力強。儘可出外遊歷。增些識見。無奈我妻子。不免有許多勸阻的話。但在我家裏。已經住了幾時。很覺得厭煩。便把這話對妻子說明。決計要出外遊歷。他素來曉得我爲人固執。也不敢再來阻止。我便同勞賓生威廉。約定八月初五日啓行。到了那一天。又和妻子話別。免不得流下淚來。妻子囑咐我路上小心。早早回來。我一面答應。大家送我出了大門。我和船主勞賓生威廉二人。就此上船。一路情投意合。談談講講。因此我在船上。覺得同在家裏一般的適意。光陰迅速。在船上已八月有零。纔到印度。路上却十分平。

穩。沒有遇着什麼危險的事情。到了印度上岸貿易。也很興旺。過了一箇多月。獲利頗多。但是船主的意思。本想出外遊歷。並不在乎貿易生利。便收拾貨物。備了許多糧食。又開船向東南進發。經過巫來由土股。又向北再走。到了安南上岸。交易却比在印度的時候。更加興旺。不上幾天。船裏的貨物。將近賣完。船主便把所賺的錢。買了許多本地的出產。船上都裝不下了。又買了一隻小船。拿他裝了貨物。就派我在那隻船上照管。撥了十四箇水手。看守那隻船。隔了幾時。我想既然勞賓生派我做小船上的船主。手下還有十四箇水手。也可以開到近邊各島去遊歷一番。我先把這意思告訴船主。船主居然答應。我們便解纜。向東進發。真是我一生多磨折。到處逢災難。離開安南的頭兩天。還沒有事情出來。到了第三天。忽然發起大西南風來。我們的船。隨風飄蕩。幸虧船身沒受損傷。到了明天。風靜了。天氣晴朗。四顧風景。爽心悅目。我們便扯起風篷。仍向東前進。忽後面有一隻快船直追上來。我便疑心莫非海盜嗎。等到那船走近。一看。果然。大家慌的不得了。我們船身裝得這樣重。那裏走得快。霎時間被那隻船趕上。跳過十幾箇雄赳赳的人來。把我們十五箇人。一箇箇用麻繩綁上。便搜查我們的貨物。我那時細看那些強人。內中有一箇是荷蘭國人。身上穿的衣服很好。猜他必定有

些權力。我從前却在荷蘭讀過書。所以很會說荷蘭話。便打着荷蘭話向那荷蘭人哀求道。我們十五箇人中。除了三箇是安南人。剩下都是英國人。英國同荷蘭是素來交好的。況且你我又沒有什麼深讐宿怨。求你替我們在你們的首領跟前說幾句好話。求他饒了我們性命罷。誰知道那箇荷蘭人。非但不替我們去說好話。反大罵起來。此時也沒奈何。隔了一會兒。那強盜頭走過這邊。我看他身軀矮小。料定是日本人。心裏不覺着急道。我不會說日本話。怎樣好呢。不料他倒會說荷蘭話的。看見我的面目。好像荷蘭人。便打荷蘭話問我道。你們是商人麼。我便恭恭敬敬的答道。是我們本在安南國貿易。被一天大風。吹到這裏來的。他連忙說道。原來你們也從死裏逃生的也罷。我饒了你們的性命罷。不過你們船上的貨。一齊該歸我們。你這船上的十四箇人。也該做我的手下人。只有你一箇人。可以放你回去說罷。便喚人撐了一隻小船上來。又差人放些食物在船裏。一面解了我的縛。對我道。你快些坐這小船去罷。我道了箇謝。急急上了小船。暗忖道。這日本人和我既不是同種。又不是一箇宗教。倒還有點良心。偏是那荷蘭人。見我這樣受苦。一點兒也不肯垂憐。可見那自戕同種的。反不如異種的人。天下事情。真不可測度哩。當下我獨自坐了一隻小船。在茫茫大海裏頭。漂來漂

去。幸喜天氣晴和。波浪不起。却拿不定方向。望那裏去的好。便從身邊取出羅盤來。推算了一會兒。纔曉得這箇海面在經線四十四度。緯線一百四十三度。就在日本東面太平洋裏。自念飄流在此。終非了局。便取出遠鏡。四面瞭望。只見東南上有幾箇小島。相離只有一百多里。我便把風篷扯起。向着最近的一箇島前去。不上半大。已經到了。隨即上岸。看那島上。道路崎嶇。很難行走。只見鳥雀極多。大小不一。我便在鳥窠裏。搜了許多鳥卵。拿鐵器。擊石取火。把蛋煮熟。喫了。看看天色已晚。走到一塊大石底下。就在青草地上睡了。一夜無話。到了第二天。又開船到別箇島上。這樣一連四天。遊了四箇小島。這四箇島的情形。都是差不多。因此也不必細講了。到了第五天。瞧見東南上。還有一箇島。相離很遠。我仍舊開船。向前進發。足足走了三天。纔到。看那島的光景。也是同前幾處一般。不過其中很多高山草地。我只好又搜些鳥卵。先喫一餐。到晚上。便走進一箇山谷裏。面安歇。心裏想道。這島上既沒有人民。我一箇人。又不能蓋造房屋。就使我在這裏可以住下來。一箇人也太孤寂。再是到了冷天。又沒有衣服。這裏既是人跡不到的地方。那裏有什麼船來。這樣看來。我沒有歸家的日子哩。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汗漫游第二十二回終

三疑案

伊蘭案

異人枯坐室奧。以線作結。若有所思。俄而置線衣袋中。徐語我曰。夫人曾聞近來有一慘劇乎。婦醫頗丁厄運也。報紙載有新聞。題曰謀害邪。自殺邪。有女名伊蘭者。係沙夫亞調養醫院之女醫。近忽暴死。莫知其故。余諒偵探亦復不能破此疑案也。我因謂之曰。然則君果能破之矣。曰。余脫能之。徒貽笑於人耳。今姑爲夫人述其事之梗概。伊蘭女子。貌秀年強。精於岐黃。受職於沙夫亞調養醫院。調養醫院。係私立而受人捐助者。捐款既多。出項又不宣布公衆。其義務會計員。邇來於哈來達落成私宅。其華美壯麗。不亞王侯府第。以是外人心頗疑之。而報章之訾議。由是以起。然而捐資仍源源而來。未嘗稍損於前也。十一月初二日之早報。載有新聞一節云。當昨夜闌。有工人二名。道經馬特佛之白耶非街。見一婦屍。仰臥橋堦之木階云云。馬特佛地頗僻靜。夫人所知。夜間幾乏往來人跡。白耶非街沿河迤邐。道旁僅有小屋數椽而已。倫敦市人。鮮有知其地者。濟河有小橋一。橋有木階。作直角形。欄亦木製。晚間足以蔽人。彼工人者。據云皆係善類。既見婦屍後。一人投訴警察。其一則靜候屍旁。屍身膾有紙書數事。故死者

之名不難查悉。且伊蘭名譽素隆。交遊亦廣。訃音至處。聞者無不驚愕。僉云自戕之詭秘。莫此若也。醫生警察。咸來相驗。查係刀傷喉管。而屍首手中。緊握醫士用刀一柄云。言次。異人少間。一若恐我頭緒太繁。一時不能領會者。我默然無語。彼因續言曰。以伊蘭之秀美有學。一時驟行自殺。識者不能無疑。故好事之徒。私行偵探。欲一求其底蘊。而街談巷語。亦頗咎及調養醫院之內政焉。醫院曾困於經濟。爲衆所知。而捐資之數。逾於他處。則鮮有知之者。院中看護婦曾語人云。伊蘭當院中財政困乏之時。向人告匱者不止一次。然莫有肯應者。咸謂經濟固當節省云。論其內政。則院中辦事之人。俱係富家子弟。不知事務爲何物。更無論醫院之管理法焉。金納爲院中總理。年富力強。又善決斷。其妻華族女也。亦具大志。金納自受職總理以來。名望益著。即彼亦自以爲益助醫院不少。施德登則院中之義務書記。而兼會計者。凡有益於醫院之事。靡不竭力爲之。一切捐款。均經彼手。而辦事之人。亦樂以財政重任任之。施君爲人廣交。其寓處在哈米達。同業之有名望者。咸與之交。

此案之關鍵。見於某晚報。其大畧云。禮拜六下午。院中之看護婦陶勝媽。受首婦之命。持信赴醫室。行次。忽聞一室中有巨聲出。細聽之。知爲伊蘭與施德登所發。其所談者。

則爲經濟問題。陶勝媽聞伊蘭怒聲言曰。此事須告諸金納君。施德登始而譏彈。繼則威嚇。陶勝媽以後便行其所事。更無所聞。迨事畢返至原處。屏氣聽之。室中似有啼泣之聲。但聞施德登柔聲語曰。納利汝言或當。但無論如何。稍緩數日。再告金納。亦屬無妨。且汝不知彼……彼將大爲震怒。而……言未既。伊蘭問之曰。此事倘再不告金納君。頗不合理。無論其竊盜爲誰。發覺之乃君與我之責也。卽曰。訴諸法庭。誰謂不宜。晚報所載。盡於此矣。此豈非此案一大關鍵乎。但未悉看護婦陶勝媽所聞者。是否無誤。伊蘭談話之末句。是否君與我之責。抑君或我之責。倘果如陶勝媽所述。則伊蘭與施德登之關係於此事。視若一人。若伊蘭未用「與」字而用「或」字。則伊蘭之意。一若苟施德登不表同情。彼將獨行其志以發覺此盜案也。「與」之「與」或「雖若無甚干係。而用意則迥殊焉。

聽訟之日。來觀者甚衆。有職官。亦有死者之友。咸欲一聞奇案。而以醫學生及看護婦尤爲著眼。因彼等均衣制服也。是日。余抵公庭甚早。故得占適宜之座。彼醫生看護婦等。雖日有事務。而是日之來聽審者。均事畢始去。其最先射吾目者。金納也。金君愛爾蘭產。年約四十許。狀貌溫和。爲調養醫院之總理。其次爲醫生區孝。年壯而多智。其驗

屍之據。當堂申訴。查屍身實係刀傷喉管。屍身右手中尚握醫士用刀。屍旁並無格鬪形跡。屍身他處亦並無傷痕。故謂伊蘭之非自戕。實無由證明。抑余有所疑者。伊蘭何以出此下策。自殺之法。及自殺之地甚多。伊蘭素精醫理。即欲自戕。何獨不可飲毒以稍免苦楚。而必用刀。抑又何必殺於僻野之處。以彼所爲。直類癩發。而彼家族暨其友。件固云。伊蘭體壯力強。量巨心細。常日性極和平。並無狂疾。然而公庭仍執自殺之說。至警察述其所見爲證。衆始狐疑。警察費司克之言。大畧如下。禮拜日夜闌。彼道經白耶非街。沿河向木橋而行。途次遇二人。一男一女。亦向小橋前進。回首顧之。見男子服宴服。冠高冠。而女則啼泣不止。白耶非街係荒野之地。河邊並無路燈。所見之女甚似死者。若男子則下次見時。或能識之。當時亦並不介意。仍過小橋向哈羅街前進。是時禮拜寺鐘正報半夜之點。一刻鐘後。而屍首發現。有刀在右手。噫。爲人謀害耶。則彼何人斯。係自殺耶。則同行之男子。何忍不一援手也。

章梅者。伊蘭之兄也。審官詢以伊蘭近況。彼答云。我妹素性柔怡。邇來和易益甚。吾知其故。蓋彼意中人亦有意於彼而擬娶之也。審官問曰。然則彼意中人之名。君知之否。章梅曰。固知之。醫生施德登其人也。審官問醫生施德登曾到案否。堂役均以施醫生

以有急病待診。已來告假。並未到案。言竟。院中之總理金納上前見審官。金君忠厚長者。不肯妄言人惡。因對審官曰。人之疑施德登君者。適所以敗醫界中之名譽耳。施君雖甚心愛伊蘭。然吾意並無有白頭之約。至於反目之事。吾更不得而知。審官問曰。然則伊蘭之心。頗不滿於醫院之富足而節蓄。施醫生亦未告君乎。金納曰。未也。審官曰。此等祕密。不甚奇乎。金納曰。何奇之有。吾爲院中之義務總理。施德登君身當會計。一切財政。固宜獨擅也。至是金納言畢而退。蓋審官之事。不在探悉院中之財政。而在查明彼衣宴服之男子。是否卽施德登也。警察之見彼女子。適當夜半。而其屍身。則發現於一刻鐘之後。然則其自殺之時。必在一刻鐘之內無疑。金君既退。又傳一證人上。卽余前述之區孝醫士也。區孝亦任事於調養醫院。其言甚簡。然頗中肯。區孝家居西牌坊。其公事所在韋莫街。十一月初一卽禮拜日。至馬特佛赴宴。歸時在白郎非街之木橋堦。見一女立於階旁。時將夜半。區孝之言曰。吾自臺灣街來。未嘗留意於彼女子。及抵白郎非之街隅。見一女同一男子。其男子服宴服。冠高冠。吾橫趨過街。而識伊蘭及……至是區孝不復繼言。一若狐疑未決。不知所出者。審官急問曰。及何人乎。區孝不得已。勉強對曰。及施德登醫生。審官問曰。君能必無誤乎。曰。萬無差誤。吾曾招呼彼等。

而彼等亦均應我。審官問曰：彼等作何語乎？區孝對曰：無非尋常之會話耳。吾先呼施德登之名。曰：先生施德登。彼亦答云：先生。吾與之起居。而伊蘭覆我亦如之。是時吾見伊蘭之面甚清。見彼愁容滿面。隱現淚痕。而施德登則怒氣勃勃。彼等相會於此等荒野之區。吾實深異之。審官問曰：是何時乎？曰：十二句鐘前十分。蓋我過小橋時。曾對吾表。而大鐘之擊十一點三刻。吾亦聞之於五分鐘以前也。言畢。卽命退堂。如區孝所述。則施德登之與伊蘭同行。必有一刻鐘而後遇此悲劇。而費司克之見彼等。則在十分鐘以後。其時伊蘭啼泣之聲。費司克果親耳之也。然則施德登。雖未明定罪案。又烏能免羣疑衆謗之集耶？

次日爲續審前案之期。來觀人數。逾於初次。開審定於上午十一句鐘。至早六時。已極擁擠。堂上不復能容。而傍聽者。鵠立庭中。雖朔風凜凜。所不顧也。余坐首行。以便觀聽。未幾。施德登偕一律師至。金納亦與俱來。施與金納且行且語。笑容可掬。蓋吾生平所心折者。爲醫界中人。伎等造福世界不淺。立已立人。殊爲可敬。則其自樂。不亦宜乎。今施金二人之來。面皆愉悅。本無足怪。所可異者。施之優遊自得。更較金爲甚耳。兩造既集。卽傳警察費司克。其夕十二句鐘。所見服宴服與死者同行之男子。是否爲施德登。

費司克不知是否。因而未答。次訊區孝。區孝目視其同業之施德登。而述其昨日之證。且重言以申明之云。吾曾親見醫生施德登。吾與之語。彼亦語我云云。是時衆人皆目視施德登。而施自若。面不改色。一若並不介意者。無辜之狀。盎然於面。當是時也。衆俱以區孝之言爲準。而信謀害伊蘭者。必係施德登。而吾獨知不然。然亦無如之何。少選。施德登上。審官詢之曰。施德登醫生。前伊蘭之死。數分鐘。君非與之同行乎。施德登柔聲答曰。請恕我。我末次見伊蘭。在禮拜六下午。適當我回家之先。其言溫和。聽者咸爲動色。繼而審官又曰。今有二證人在此。僉云見君於禮拜日夜十二句鐘左右。與伊蘭同行也。施德登曰。彼證人誤會耳。審官曰。誤會邪。是時衆皆怒視而不敢言。施德登又低語曰。區孝醫生必係誤認。彼未嘗見我。亦未嘗與我談話。審官曰。然則彼謊語耶。施德登曰。然。審官曰。警察費司克之說。亦可爲明證。施德登曰。費司克謂當十二句鐘前一二分。彼見一男子。服宴服。與伊蘭相語。費之離小橋。適當寺鐘敲十二。而我當時正在哈羅街之隅上車。其地在費司克之前。相距不及百碼。而我上車時。所聞之鐘。卽費司克所云之禮拜寺之鐘也。審官聽畢。驚惶無措。乃曰。能設誓乎。施德登曰。吾固能證之。御者在茲。一詰自明。御者名史彌約。被召。即述云。是晚奉施德登之命。駕車赴馬登。

街之共公醫藥研究會。方敢行。適聞寺鐘鳴十二云。奧姐夫人。其時爲何時乎。即警察費司克過小橋之候也。費司克取道至哈羅街。見其後並無追躡之者。而渡河之道。祇有此小木橋。並無他途。此最近之橋。在白郎非街。相距二百碼之遙。當費司克尙未過橋之先。見伊蘭未經被害。則無論何等神速之人。必不能在三分鐘內。殺此女。置刀於其手。而後奔數百碼之地。至木橋。再三百碼。至哈羅街之隅也。故施德登得御者之證。而無臬益明。然旁人之疑。未盡解釋。疑其所述者皆妄語也。區孝再三述其所見爲無誤。然係一造之語。不足爲憑。矧施德證明非殺伊蘭之人。則一見伊蘭亦屬常事。又何必斤斤置辯哉。審官見無可再詰。遂不復問。至若看護婦陶勝媽所聞伊蘭與施德登相爭之事。則施德登辯之甚明。其言曰。隔牆之耳。聞者不真。每有以尋常之會話而誤以爲相爭者。其實當日吾儕所談者。乃革除看護婦之事。院中有不能盡職之看護婦。陶勝媽其一。伊蘭即欲開除之。而我則勸其少忍。毋欲速。如是而已。所言盡實。我固可設誓也。

異人默然。徐以寫真數枚示我。蓋即當日到堂者之肖像也。我喟然歎曰。噫。伊蘭薄命。死法詭異。豈無人能發其隱邪。異人掀髯曰。人皆不能。我獨能。我詰之曰。然則先生之